

18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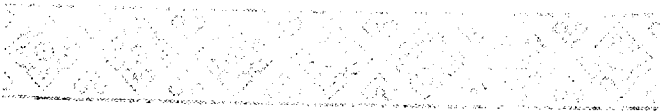
1001904

春天来到鸭绿江

第一部

雷加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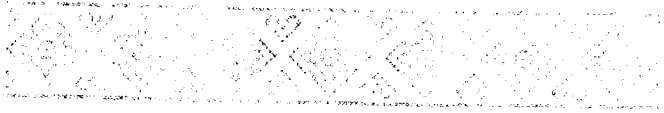
春天来到鴨綠江

第一部

雷 加

作家出版社

1959·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小說，初版时是“潛力”三部曲（“春天来到了鴨綠江”、“站在最前列”和“藍色的青桐林”）的第一部。它是写“八一五”东北解放后，一个造纸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作者生动地刻画了厂长何士捷这个具有优秀的领导艺术的共产党员形象。他在艰巨的生产任务面前，紧紧依靠群众，团结和教育全厂工人，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工厂从混乱停顿的状况到恢复生产，并把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完成了当时的经济任务，支援了解放战争。它反映出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劳动热情，也显示了当时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

*

字数 192,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8 $\frac{5}{8}$ 插頁 4

1954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8次印刷

印数 65,901—90,900册

目 次

第一章	另有任务.....	1
第二章	雪人.....	16
第三章	一匹更生布.....	36
第四章	厂长和工人们.....	55
第五章	命令.....	63
第六章	分歧.....	79
第七章	两个小组.....	96
第八章	一个抵十个	112
第九章	春	127
第十章	从训练班回来以后	146
第十一章	骚乱	160
第十二章	在区委会	177
第十三章	主人	186
第十四章	亲切的课题	208
第十五章	女机手	223
第十六章	阴谋	244
第十七章	第一个劳动节日	261

第一章 另有任务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有一天下了一場鵝毛雪，雪后又卷起一陣陣漫天大风。这一年的严冬，便这么有声有色的来临了。

民主政府刚刚成立起来，干部非常的少。前两天因为遭遇了“三股流”事件^①，又派出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所以这座大楼，几乎和空楼一样。

楼里楼外，同样冷落。門窗严严地封閉着。院子里的雪，也没有人打扫。警卫部队出发那天晚上，在雪地上留下的大脚印子，还看得清清楚楚。每天夜里，风吹着楼頂上的积雪，象沙子一般唿啦唿啦地响，打着旋落下来，掩盖了那些大脚印子，快要看不见了。

大門玻璃砖上，挂了半寸厚的霜花，远远看去如同一座冰山。这天早晨，曲十海——一个年輕的守卫，在門后站着，圓圓的脸蛋，冻得通紅。他跺着脚，不时地用嘴貼着玻璃呵热气，从化开的洞里向外张望。

在这座大楼里，每位首长只留下了一名警卫員。他們——

① 敌伪残余，煽惑一部分青年学生，在三股流那个地方，截击了我們出发的部队，发生了遭遇战。第二年日本人又在通化有过一次大暴乱。这个“三股流”事件，可以说是辽东地区接收敌伪政权的前哨战斗。

这七八个警卫员，站在門口輪流守卫的时候，一个人就要担起一个警卫連的任务。这是一个过于重大的政治任务。曲十海只要这样一想，胸口就透不上气来，两只眼睛也瞪得象玻璃門上那个黑洞一般大了。

好了，現在有人来了。

曲十海从小洞里，观察这个走来的人。他观察人的經驗，大致不会差的；他由这个人棉衣的布料上，样式上，断定他和自己是同一个解放区的。只是看不見脸，因为这个人的脸藏在一条大围巾里，围巾外面靠嘴巴的地方，还結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門开的时候，一陣寒风扑进来。

这个走进来的人，倒使曲十海心里暖和起来了。曲十海曾怀疑这个地区来的干部太少，同时又不相信这件事。現在他滿意地想道：“这又来了一个干部，誰說少呢？反动家伙們，看吧！我們有的是人哪！不管你們从天上来，从海上来，都太晚了！”

这个来人跨上楼梯，順着棕毡条走去。

曲十海在背后喊：“喂！同志，怎么不登記呢？”

这个来人又走下来，办了登記手續。曲十海这时看見了他的側面：鼻尖冻紅了，眼梢子挺威严的。

会客証上写着“何士捷”三个字。曲十海順便問道：“来开会的嗎？”

“开不开会沒有关系，領我去吧！”何士捷揚起头，又加上說：“我是来等着分配工作的。”

长长的甬道上，沒有一个人。何士捷沉重的脚步，在这座空楼里咚咚地响着。这双有劲的腿，說不定踏破过敌人的堡垒吧！曲十海走在旁边，象老朋友一般地望着他。

“分配你什么工作？”

“什么工作都可以。不是吗？什么工作都干得好，也许比你好。”

曲十海听见了短促的笑声。这时，何士捷解开了围巾，露出一张平和端整的脸，下巴上长满了鬍鬚。他用那双威棱的眼睛注视着曲十海。原来这双眼睛注视人的时候，也显得非常和善呢！但是曲十海的心，被他的话刺痛了。这人好厉害呀！

“为什么要说这个？”

“好话都是有根据的。”何士捷顿了一下，一股温和的笑意爬在嘴角上，接着说：“怎么能怪别人？你应该在大门外面，就注意我是谁？从哪里来的？上了楼才叫我登记，这……这……”

“要是别人，连门口也进不来呢！”曲十海的脸烧起来了。

“是呀！连我不是也要登记吗？不能凭着印象办事。啊，我说了你不愿意听的话，你在心里恼我啦！”

曲十海觉得这是一个有来历的人，也不是不可亲的人，但是，自己为什么要平白地认输呢！他咕嚕道：

“看你象个连指导员，很会批评人。”

“对。我干过连指导员，也干过别的。如今，又要分配我办什么训练班啦！”

曲十海又听见了短促的笑声。他心里不满地想：“你不了解情况，就批评人。怎么不问问我，我这个工业厅长的警卫员，为什么叫我守卫大门呢？这座大楼里，现在又有几个守卫呢？”

“那就好啦！”曲十海放心地说：“你办你的训练班，我永远不会和你在一起工作。”

“为什么？”

“我是织丝工人，我将来要下工厂，你呢，又是一行。”

“好吧！我並沒有和你談什麼工作問題。”

他們走完了長長的甬道，又向左拐去，在省主席辦公室門口停住了。

曲十海走了進去，門在他身後又關上了。不過，何士捷還是有機會向門里望了一眼。那里正在開會，人數不多。一張大桌子，蒙着綠呢台布，桌上放着茶杯和紙張……“他們要開多久呢？主席能馬上接見我嗎？”何士捷正在這樣想的時候，一個人走出來了。

這是一個瘦小精干的人。沒有戴帽子，露出一塊光禿禿的前額。在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

“我自己來介紹，我是工業廳長。好得很！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工業廳長把會客証捏得直響，想着有什麼可以談話的地方。

看得出來，這是一個重要的會議，離開這裡，就會和會議的精神斷了綫，這對工業廳長說來是不情願的。然而也總不能在門口站着談呀！

“莫不是他搞錯了？主席不見我，也該教育廳同我談話呀。”何士捷疑惑地想。

“你該知道，工業廳缺乏幹部。”廳長很快地說着，好象他說的全是事實，用不着誰來辯駁。他把何士捷領進了廳長辦公室，進了屋，誰也沒有坐。他靠着寫字台的堵頭繼續說：“好得很，咱們再認識認識，從現在起，你就算是工業廳的幹部啦！”

曲十海跟着走進來。曲十海對於工業廳缺乏幹部的了解和同情，不下於廳長。如果有幹部來，總是他頭一個喜歡起來。現在，他從何士捷的臉上，看出了一點小問題：這個很會批評人的，為什麼有些不安呢？

厅长也看出来了。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开始打量着何士捷。何士捷惯于跟老首长一起工作，不喜欢这种怀疑眼光。事实总是事实，这种突如其来的分配工作，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叫我摸不清头脑啦！前两天刚刚要我去办訓練班。”何士捷极力掩飾自己受惊的調子，微笑着說。他用一根手指撫摸着写字台的边缘。

“你說出来了，就好。摆在眼皮底下的，用不着什么解释。你的工作是在政务會議上决定的。我們要保卫自己，才不得不开战争；要战争就得有錢。現在有个工厂，它对自卫战争有头等重要意义，”厅长一边隔着眼鏡注視着何士捷，在察看这句话发生的影响，一边竖起一根指头，有些神秘地笑起来：“少不得要一个人去筹备开工，这样就輪到了你。”

“我可以去！”何士捷低垂了他的眼睛。“逃行”这件事，虽然叫他惶惑不安；但他一生中早就接受过各种不同的任务，这在他的履历中确实是如此的。他迅速抬起他的头。他已經克制了自己，眼睛柔和起来，欣然地重复着过去无数次的話：“这个，沒有問題，什么工作我都会接受的。”开始觉得自己有权利問問什么了：“那里的情况怎样呢？”

“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只能告訴你那是个紙厂，厂址在东坎子，”厅长的眼睛朝着本市地图望了一眼，又認為对一个馬上要去的人，指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已經不重要了，接着說：“你的任务是尽快开工。那里有一个区委。将来工厂的党組織，就要受区委領導。你还是我派下去的第三个人。”

最后一句話，是带着特殊的意味結束的。在这里面充滿了困难和希望，信任和力量。厅长輕輕地摆着他的头，眼鏡片在閃光。何士捷这时才發現他的眼鏡框，左脚是用一根綫繩套在耳

柴上的。何士捷看見这个破眼鏡腿，一股暖流冲进了他的心窝。

“是的，什么都不就緒呢！”他挺挺胸，准备走了。

“就这样吧！工厂对我来说，手生得很。沒有摸过。可是，只我一个人去嗎？”

何士捷問了这一句，馬上后悔了。因为厅长說过他还是刚派下去的第三个人，自然不会再有人跟他一起去了。这时，他爱人的影子在他脑子里閃过。她沒有同他一起到东北来；但她約定第二批一定来。他想将来有她在一起工作，就不会孤单了。

不知为什么这个冲动使何士捷不安，他的脸微微发紅了。

“不只是你一个人，工业对全党来说，也是新的事业。慢慢会懂的。我对你說話很随便，因为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决断性的干部。說到人，整个工业厅，只有他和我两个。”厅长换了不慌不忙的口气說着，陪着何士捷走到門口。曲十海听見說到自己，脸上放着光。曲十海相信他同何士捷是真正的朋友了；不然，为什么他忽然同情起何士捷来了呢？只要厅长派他去，他可以馬上陪何士捷下厂的。但是厅长繼續說道：“我从来不吝嗇干部，連他隔些日子也会到紡織厂去的。可是，現在，我呢，得留在上边繼續派干部下去。他，負着警戒全樓的責任，是不是？”

曲十海立刻提醒了自己：为了目前严重的任务，應該打断不該有的想头。同时，他也想到何士捷等一会只好一个人走出大門，在雪地里向那个困难的地方前进。因此，他更加同情何士捷了。

“你，沒有爱人嗎？”厅长停下来問。

“有……她沒有来，”何士捷以为厅长看出了他刚才的心事，脸又微微紅起来。“大約第二批会来吧！”

“那也快了，她叫什么名字？”

“洪澄。”

“噢，我記下来。好吧！”厅长完全温和起来了。他認為和何士捷很相知了。他对于何士捷这种人的年輕的活力，特別有着好感，拍着何士捷的肩膀說：“我还忘了告訴你一件好消息。‘三股流’这一仗打的不錯，昨天結束了战斗，我們完全胜利啦！要好好記住這句話，毛主席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

在长长的甬道上，何士捷照旧围上那条大围巾。他想起剛来时和曲十海的談話，心里不由自主地笑了。

“你，差一点和我一起下厂啦！你还說永远不和我一起工作呢！”

“有什么办法，說实在的……”

曲十海的感情受了激动，不容許他說下去，赶紧找馬車去了。

几分鐘以后，何士捷坐在省政府的馬車上，向山坡滾下去，曲十海站在台阶上和他搖手；但又忽然跑起来，跟在馬車后边对何士捷喊道：

“好好走哇！要是紡織厂不开工，我会要求到你那里去的……”

何士捷坐在馬車里，一直在想着这次会見。閉上眼睛就看見了厅长的面孔和手勢，特別是鏡框上的綫繩，由于它的启示，他的路子轉折了，并且向一个新的方向走去了，另外还有曲十海那双眼睛——从他身后射来的同情的眼睛。剛才何士捷經歷过的那种沉重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現在只留下了同情和鼓励的回忆。

何士捷原是本地人。东坎子这地方，他小时来过。那时只

有几条泥濘的街道和一条沙河子。他还可以想起在沙河子釣魚的那些日子。靠着河口架着一座木桥，停在桥下的敞口槽子，在蒸晒的太阳下，唸唸唸地卸粮。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据说再早，七八百石的沙船，也常常停船在这里。山东、江苏各口岸的船老大，有几个不知道沙河子的！

順着河走上去，有个旧发电厂，再过去該是一座小山。小山上长滿了矮矮的柞树林。夏天来了，这里的艾蒿长得多高啊！那年端午节，天一亮，他踏着露水，一心找寻三条腿的蛤蟆，却先为这片稠密的艾蒿迷住了。他甚至也記起了过年时，他指着村年糕的菠蘿叶子問道：“媽媽呀！这是什么叶子啊？”媽媽回他說：“夏天野蚕吃的什么呀！——孩子，你傻到頂啦！这就是柞树叶子呀！”从此，他爱上了这座小山。这是因为冬天吃年糕时，他会想起端午节看見的那片柞树；他每年一度来到这座小山时，又由这些树叶子想起过年的情景。

一片树叶，两种顏色：夏天带来了喜悦，冬天又带来了希望。如此，不知多少岁月过去了。

現在，木桥換上了鋼架子洋灰桥。冬天的河道是那样窄小，上面盖着一层薄冰。街道和房屋全变了。他怀念着的那座小山，这时也被什么遮住，看不見了。何士捷想象不出这个大紙厂是什么样子，和建筑在什么地方？

新的工作带来的惊恐与不安，一陣陣爬上了他的心头。

太阳已經升起老高了。何士捷把一双脚插在行李卷底下，眯着眼四下里观望。过了鎮安桥，来往的人就多了。从他們的打扮上看，多半是工人。他心里想：“也許快到啦！他們全是紙厂的工人嗎？他們知不知道紙厂就要开工了呢？假若他們知道我是厂长，他們会怎么想呢？”接着他又想：“要是洪澄也在馬車上，該

多么好！不，她现在正在翻山越岭，冒着风雪向这里走来呢！是的，她快来了。我在等着她。有她在身旁，我就不会感到困难了。”

何士捷用两只膀子，压紧了透风的棉袄。身旁的座位空着，仿佛在讥笑他。他摇了摇头，象要摆脱无谓的烦恼。

又走了一段路，何士捷看见一座高高的烟囱，最后又闪出一段围墙来，接着一片连绵不断的红砖建筑扑进了他的眼睛，他的心就卜卜地跳起来了。

在这一片整齐壮观的景色中，何士捷一眼看到了房顶上的积雪，看到了窗子上的灰尘，也看到了在不冒烟的烟囱上面还有一个鸦雀窝，就象他站在连队前面，一眼可以看到谁的风纪不整，谁的枪上有灰一样。别人是不喜欢他这个脾气的，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不该喜欢这个脾气了。这时车夫呼哨了一声，马车在一座铁门跟前站住了。

车夫跳下来，同时说着：“到啦！”

“再走，那头该是砖窑厂啦！”

“你说对啦！”车夫帮他拿下行李来，在他的脸上溜了一眼，好奇地问：“你是本地人吗？”

何士捷点点头。车夫深悔在车上没有同这位同乡谈谈。不过，这也没有关系，他说：

“就是我多嘴也没有用，安东实在是个不错的地方啊。”

车夫把行李搬到侧门，那里悬着一个木牌子。车夫又问道：“我猜，你是派来的厂长吧？”

平时，何士捷不会放过这个可爱的题目的。他最爱谈论自己的家乡。可是，现在，他正站在木牌子前面，尽管他的身材高大，因为他有一点点驼背，也不得不仰起头来。他不舒服地皱着眉头，看见木牌子上写着“安东造纸株式会社”几个字。他心里

想：“到啦！第一件事該把这个旧牌子摘掉，換上新牌子！”然后他就由側門走了进去。

何士捷到工厂保管委员会去，沒有找到人。听说区委住在楼頂上，那里也沒有人。想不到办公楼里是空的，他只好坐在长凳上等待着。

有几个工人走来問他找誰，他沒見過区委書記之前，不願多說什麼。他猜想这位区委書記还兼任区长，工人嘴里說的区长，一定就是他。

何士捷不耐煩地坐着。他走进来了；他是这里的主人了，可是他什么也不了解。如果前两天他知道到这里来，他在家里可以打听一下情况，不过，家里人又会知道什么呢！

过了一陣，大門敞开了，吵嚷的人群忽然挤了进来。他們有的戴着鴨舌帽，有些人还刮了脸。年輕工人順着楼梯先上去，年老的工人跟在后面。

人群里，夹着一个穿灰棉袄的同志；还有一个工人，反剪两手用麻繩綁着。何士捷看得清清楚楚，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何士捷也跟着他們順着楼梯走去，想看个究竟。

东北解放之后，蔣介石加委了原来的汉奸，又派遣了大批特务。这些人便在維持会黑幕之下，散布謠言，組織“地下軍”^①，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

这些日子，粮价一日三涨。手里的票子，一会只能买五斤了，再呆一会，也許連五斤也买不上了。穷人站在米柜前面，禁不住憤恨地想：“这是我买你的粮呢，还是你搶我的錢呢？”

① “地下軍”是特务組織。他們在辽东地区造成的混乱局面，持續了三个月之久，民主政府成立后，就結束了。

城隍廟前一家糧店，剛開了門板，又關上了。

“沒有糧啦！”

“紅票^①不好使啦！”

“八路軍退出了沈陽！”

“‘國軍’在大東港^②登陸啦！”

這些謠言，從城隍廟傳到了四道橋子。四道橋子有鷄鴨店，有魚行，也有大糧棧，又從四道橋子傳遍了全市。

於是全市的糧店關了門。

東坎子紙廠附近，也有一家糧店。

紙廠的原料工人馬金漢，今天早上，在這家糧店買了一斗苞米。他說還得給老娘上街買藥，過一陣再來拿。可是不到十點鐘，糧店關了門，一口說死不賣了。

“八一五”前，馬金漢的老娘從山東來看他，住了幾天，老娘要回去。她說：“窮日子分開好過，眼不見為淨啊！”兒子受不尽的“亡國奴”的罪，她怎麼能看過眼呢！山東家光景好一些，馬金漢也同意老娘回去，這才拆賣東西湊路費。路費湊齊了，東北也解放了，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了；可是全家人的衣物變成了路費。糧價向上暴漲，紙廠又不知什麼時候開工，眼看坐吃山空，馬金漢倒走上一條絕路上來了。

老娘覺得諸事不遂心，心口疼的老病又復發了。

馬金漢算計一下剩下的錢，除了買藥之外，剛好彙上一斗苞米。這就是馬金漢今天切實而又善良的願望。

現在，連這個願望也破碎了。站在馬金漢面前的糧販子，把他最後一碗飯搶去了。

① 老百姓當時稱八路軍的票子，叫紅票。

② 日本鬼子準備在鴨綠江下游大東溝建設一個港口，稱為大東港。

那个粮贩子，一副平静的笑容，不慌不忙地应对着，簡直不知道馬金汉为什么要撒野？有一陣粮贩子的自尊心被刺痛了，向馬金汉发作起来，换来的不是屈服，倒是更强烈的反抗，所以，粮贩子又平静下去了，只用半睁半闭的眼睛望着馬金汉，心里觉得好笑。

有一些工人走来了。他们一齐責难店掌柜；不过，这些声音很小，喊喊喳喳的，根本传不到店掌柜的耳朵里。再说，人越来越多，其中也有几个說馬金汉不对的。

店掌柜不多說話，抱定打贏仗的神气，板着脸孔，叉着腰，一点不动摇。他說：

“別看粮食装在你的口袋里，要想拿口袋，还得把粮食給我倒回去。”

“好厉害啊！”工人群众发言了。“憑什么給他倒？穷人不值錢嗎？”

馬金汉躲开店掌柜老婆，向屋里冲去了。

“我給你倒！你看着我給你倒！”馬金汉走进店里，不一会，出来了。粮食扛在他的肩头上，他望着众人說：“他没卖給我粮，苞米怎么跑进我的口袋里啦！”

“对呀！对呀！”群众热烈地呼喊著。

店掌柜的胖脸，哆嗦了一下，伸出一只巴掌，說：“青天白日，你要动搶嗎？”

随着他的話，从人群当中閃出一个人来。这人头戴青毡帽，脚上穿着胶皮棉靴。据說是架工里有气功的人，他一把揪住馬金汉的肩膀子。

“你拉倒吧！国有国法，还能白天搶人？”

“綁起来嗎！”又一个小伙子从后面跳出来，冲着馬金汉唾了

一口，罵道：“在‘滿洲國’早叫你翻个啦！”

群众向后閃去，又挤上来了。噉噉噉的声音变大了，有人說：“这是‘滿洲國’嗎？”

“不是‘滿洲國’，就能白天搶人嗎？”那个戴青毡帽的，吊吊眼梢子扫了一眼，命令道：“带到区上去！”

馬金汉的水肿脸，又灰又白。他掙扎着叫：“这是干什么？你們敢綁人嗎？”可是，这一輩子他头一次挨綁了。

戴青毡帽的人，在人群里走着，派头也不一样。誰都知道他就是工厂保管委员会的主席賈万恒。

以前賈万恒是紙厂維持分会的負責人。这次，組織紙厂保管委员会的命令，又是他宣讀的。憑着他过去的名声——一双烏黑的好斗的眼睛，一对有力的拳头，这样，他当选了。

工人們断定賈万恒总有一次要栽跟头的，所以跟在后面，不慌不忙地走着。

在工厂門口，他們遇見了刚从外面回来的区长。

楼上大小五个房間；最大的房間，过去是會議室，現在住着战士。第二个房間，是区长住的。因为房間小一些，有一半人挤落在外边。

何士捷和一个老年人，并排站在門口。何士捷向老年人問：

“怎么回事？”

“誰知道呀！說不定誰把誰的尿罐打烂啦！”

“哧哧！”一个年輕人笑了。“叫区长听見，先把你的嘴牙子扯烂，就再也說不成話啦！”

“說不成才好！”老头子若无其事地眯着眼睛。“上回也是看熱鬧，区长偏叫我講話，我可不敢胡謔八扯！”

“你这是不怕瞧熱鬧，就怕嘴巴子透风哪。”